李文饒文集卷十六

會昌一品制集

吳興韓　敬求仲甫評點

同郡茅元河巨源甫詮定

論用兵四

請遣制使至天井冀氏宣慰狀

奏晉州刺史李丕狀

李克勤請官軍一千二百人自引路取涉縣

斷賊三州道路狀

魏城入賊路狀

天井冀氏行營狀
請准兵部式依開元格置跳盪及第一第二
功狀
奉宣石雄所進文書欲勘問宜商量奏來狀
論赤頭赤心健兒狀
論堯山縣狀
奏磁邢洛三州諸縣鎮兵馬狀
潞磁等四州縣令錄事參軍狀
論邢州狀
巡邊使劉濛狀
昭義軍事宜狀
請先降使至党項屯集處狀
論鹽州屯集党項狀
請遣使至天井冀氏宣慰狀
右臣等近訪聞城中之計、只待林木陰合、以老王師、如此遷延、必恐過夏、伏見元和中憲宗緣淮西久未成功、遣尚書右丞許孟容至行營宣慰、令面詰責光顏重亂、兼取光顏等及大將已下狀皆請

一個月內併賊、自後不敢逗留、累破大城柵、憲宗又令梁守謙往、遂破鄆城、續令裴度去、竟破淮蔡、去秋李回唯至鎮魏兩道、王宰石雄、並未有制使宣慰、臣等商量望令李回至天井冀氏宣慰、兼取王宰石雄及諸軍都頭兩道大將等狀、令具破賊、期限、聞奏、如蒙允許、望令乘遞早發、未審會昌四年三月一日

奏晉州刺史李丕狀緣揚言作亂而李丕殺安義節之子

右緣安義節管沙陀兵馬三十餘年、蕃人之心最尚讐怨、戰陣之際、固難隄防、李丕既不主兵、無以自衛、且令在州綏緝、應接石雄行營、每欲進兵、與其謀度、不妨理䌛、兼得坐籌、如蒙允許、望各賜詔處分、未審會昌四年三月十四日

李克勤請官軍一千二百人自引路取涉縣斷賊山東三州道路狀

右奉宣令臣等商量奏來者、臣等喚得王逢細問、王逢云、自領行營兵馬、便在榆社、並不到儀州、其涉縣道路、遠近山川險阻、先不曾諳委、又恐李克

勤所通涉縣多少未得諳實今請於儀州置軍粮迤邐下寨兼側近捉生勘問委知涉縣無賊大兵鎮守方可進軍又云榆社河東怯弱終不堪用代山向北軍馬王逢曾經使用郎校精强今來是防秋時請委節度使除蔚州飛狐靈丘與幽州接界外代諸州軍量抽二千人即得此二千人已敵榆社五千人又向北烽子約有一千人敵已來極勁耐辛苦一人敵十人量抽五百人將赴行營每隊與十人五人令入陰偷城非常得力又云李克勤與一千二百人無　三百人已來堪用臣等商量且差中使押領李克勤赴榆社至晉州過日先召取李丕與李克勤面議機計審定入兵處所錄取兩本狀一本封進一本將與義忠其所要兵馬多少及進軍時日並委義忠與行營大將及克勤審細商量奏聞如可決行須便應機速去不要更待進止即事得神速免漏軍機如蒙允許望賜義忠李丕詔處分未審會昌四年四月二日

魏城入賊路狀

右伏以饋運支計本約至五月今若五月未平小寇即須便過盛暑臣等夙夜思慮切要改張石雄西面險阻須得王宰忠義深入方可進軍榆社兵甲未足天井固難獨入以此故遂成因循訪聞魏城絕當要害向南十二里至狗脊領雖有小山並無險阻二十五里便至武鄉縣直抵潞州便是平川臣等訪問王逢須得一萬精兵方可前進今側近更無徵兵處遠處又不及事望降中使與石雄商量便將義武步兵萬人就義武馬軍兼沙陀馬軍五百就榆社沙此外於中武部兵及河中衙隊共揀七千人通似僅一萬人并榆社宣武充海義父馬軍都是一萬五千精兵足得濟事取魏武路直入旬月必見成功冀氏翼城猶有一萬八千人但令保險又守城寨權差供奉一人監領待石雄得武鄉後即令冀氏翼城諸寨兵馬齊進與石雄合軍仍委石雄與李丕同商量如此穩便即須排比今月中旬末赴魏城事貴神速不得漏泄

此既慮定勢為不行

天井冀氏行營狀

右昨者初夏頻請進軍所冀未熟之時便見次第今炎毒已甚迫促稍難殷宗伐鬼方周公東征皆三年乃尅淮蔡滄景亦三四年王者之師以全取勝急攻則狂賊得計稍緩則賊勢日窮況出內庫貨財以資軍食計量饋運必及冬間緣兩道皆有供奉官非惟節將心不敢安難於擇使亦恐營柵甚暑不易秪供望賜詔各令且回兼詔示王宰石雄亦不可稍緩之意但云時方炎暑恐供奉在彼有妨戎事任鄉自擇便利不得安閒會昌四年六月四日

請准兵部依開元二年軍功格置跳盪及第一第二功狀

開元格臨陣對寇矢石未交先鋒挺入陷堅

突衆賊徒因而破敗者爲跳盪

右開元中酬跳盪功止於武官及勳比今日流例即事校簿其立跳盪功與格文相當者不問軍將官健自身便望授監察御史者超兩資授憲官已至常侍大夫者臨時別望優與處分其先鋒第一

功、如有官者便授檢校將軍卿監、累官至賓客者、
即授御史、其第二功無官者、授檢校少卿監、及中
郎將、累至賓客者、即與御史、
開元格跳盪功破賊陣不滿萬人所叙不得
過十人若萬人以上每一千人聽加一人其
先鋒第一功所叙不得過二十人第二功所
叙不得過四十人
右三等立功人數、請依開元格收叙、如過此數、並
望落下、

開元格招得一萬人已上其頭首一人准跳
盪功例一千人已上准第一等例賊數不滿
千人量差等處分
右若依舊格、雖有此例、今望招得一千人、便准跳
盪例五百人、准第一等例五百人以下節級處分、
開元格每獲一生酬獲人絹十疋
右緣並無軍將官健等第稍似不備、今請獲賊都
頭賞絹三百疋、獲正兵馬使賞絹一百五十疋、獲
副兵馬使都虞候賞絹一百疋、都虞候已上仍並

別酬官爵、如是官健、仍優與職名、獲賊十將、賞絹七十疋、獲賊副將、賞絹三十疋、獲賊赤頭郎、及劉稹新召宅內突將、賞絹十疋、獲賊長行、賞絹三疋、如是土團練鄉夫之類、不在此例、每獲生日、便望令所獲人、對中使點勘上曆、不得令有虛妄、其賞給時亦望令中使自對面分付

以前件開元格如前臣等商量、緣比來大陣酬賞、只是十將已上得官、其副將已上至長行並是甄錄、今但與格文相當、即便酬官、所冀盡霑渥澤、又緣每陣獲生、並有優賞、今擬開元舊格等級加恩、如此則須賞有名人、心知勸、如蒙允許、望各賜詔、仍封賞格、令牓示三軍、未審

奉宣石雄所進文書、欲勘問宜商量奏來狀

右臣等商量賀意、比因楊弁作亂之時、已涉賊中言語、究其蹤跡、必非循良、深知王宰不知爲其詿誤、若不尋問、旬月後王宰的自知、見朝廷隱忍、必

懷憂負、又不一度明辨、石雄轉有所疑、望付封晉絳所進賊中文書、詔示王宰、及守度對王宰追賀意、勘問如審有潛報蹤由、便就行營按軍令、如涉曖昧、即令王宰差使押領送上都、其遊奕差替聞奏、仍望詔示石雄未審 會昌四年閏七月一日

論赤頭赤心健兒等狀

右從兒等敢同元惡、久抗王師、比屋皆誅、未足塞責、然以此軍忠義、未嘗失節、艱難已後、頻立戰功、赤頭赤心、昔是賊妄立此名、以張聲勢、未必人皆敢勇、生死一心、所慮玉石俱焚、善惡同棄、詔王宰石雄義逸國亮、許其自相糺出、如是鄆州父兄子弟、及從諫處招到兇惡、將健等乘用兵後、爲劉稹出死力戰鬬、先犯官軍、毀罵行營節度使者、任自推出、即免累及平人、伏料如此號令、必不敢容蔽兇黨、其合誅戮者、亦自甘心、昭示四方、稱朝廷弔人伐罪之意、如蒙允許、望付翰林、約此意詔示、未審 會昌四年九月三日

論堯山縣狀

右臣等見鎮州奏事官梁居簡稱城內並無禮於元逵、克惡頭首推出二十餘人並梟戮訖、其餘皆惧殺戮、却閉城門伏以寇孽既平、盡是國家城鎮、控制河朔、須存壘垣、豈可更令元逵窮兵攻取、望中使賜城內將士勅書、招携各令安堵、仍賜元逵詔、便令抽兵歸本道、并賜盧鈞詔、亦令自遣使安存、未審會昌四年九月十八日

奏磁邢州諸鎮縣兵馬狀

右件鎮縣兵馬並准江淮諸道例割屬本州收管、所有解補、並委刺史自處置訖、如鎮遏十將已上、是軍中舊將、兼有憲官、不願屬刺史者、並委盧鈞追上驅使

潞磁等四州縣令錄事參軍狀

右緣地貧俸薄、無人情願、多是假攝破害疲甿、望委吏部於今年選人中、揀幹濟曾有績効人、稍優一兩任、注擬其俸料、待勘數到、續請商量聞奏

以前並是積久之弊、且要改張、所冀刺史得主兵權、免受牽制、官人皆由選擇、可委緝緩、既無

軍鎮干侵、自然得施教化、臣等商量如前、未審

會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論邢州狀

右邢州城門盧弘指稱劉從諫安置昭義軍額、龍罡縣安置邢州額、刺史李行循見在縣中安置、伏以朝廷制置、必在正名、劉從諫曾不聞奏、擅自移改、臣等商量邢州額、望依前於城安置、刺史便勒移入州內、如亭臺有僭侈處、並勒毀折、訖聞奏、龍罡縣、依前充縣令理所、

會昌四年十月十七日

左支右對何曾伴食方時之

巡邊使劉濛狀

右緣李回等稱黠戛斯使云今冬必欲就黑車子收回紇可汗餘燼、切望國家兵馬應接黠戛斯使回日、已賜勑書許令幽州太原天德振武各於路邀截、出兵伏以控馭蕃戎、最在誠信、既有期約、不可參差、須遣使臣早爲布置、其劉濛便望從靈武至天德振武取太原路赴京、兵力素全、番人至衆、只要令先事揀練、兼修整器械、緣累年用兵、計所聞者最是兵伏、早須爲備擬、仍令代北諸軍鎮添

補逃亡官健、及點檢退渾沙陀等部落、樅樅排比、至防秋時、且各令於把頭烽內、要害城鎮屯集待知回鶻指的消息、即於山外邀截、其天德自西受降城、至振武穿陰山賊路、如有要路削及添木石塡塞處、早令下手修繕、仍於要路深掘壕塹、多置陷馬坑、須防黠戛斯向北蹙逐回鶻入塞、唐突緣天德振武兩處兵力寡少、恐須臨時接借、望委劉濛與節度防禦使仔細商量、據下切要聞、不得妄令申請、其幽州兵馬至多、不得先令排比、待冬至初續降中使賜詔、如蒙允許、望付翰林約此意各賜詔處分、未審會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昭義軍事宜狀

右今日見石雄報狀、盧鈞因出城至斐村送兵馬步軍、遂回旗刼掠、以此知盧鈞都不曉戎事、從前發遣兵馬節度使不合出子城、諸城門亦合先布腹心把捉、聞昭義軍中畏懼石雄稍甚、如軍亂未定、且要石雄提挈精卒自至澤州、移牒索亂軍頭首、如送出首惡、其餘不問、計必當無事、如指揮未

定且要分五百人兼揀好將鎮守端氏城其端氏城是劉從諫近年修築非常牢固去年劉稹匪命安全慶軍元在端氏所以敢擾西界今若分兵鎮守端氏即翼城盡無可虞又恐亂軍潰散於諸處刼殺河陰兵馬切不可柚亦須稍加警備石雄忠勇思慮恐未周至伏望賜密詔處分謹錄奏聞會昌五年八月十二日

請先降使至党項屯集處狀

右伏以前代伐叛皆須先諭文誥儻未桑服則當臨以兵威古人云明其有罪敵乃可服緣党項自麟府鄜坊至于太原徧居河曲種落實蕃其間皆有善良豈敢盡爲暴害況北有殘虜西有犬戎使其貳心終成邊隙切要存以大信示以優恩撫納不悛然加顯戮便須擒盡首惡永絕禍根如此則朝廷誅之有名彼亦無怨臣等商量望差給舍一人令邊鎮出兵護送且至叱利鎮城下密召酋長喻以國恩問其屯兵事由有何寃屈既命親王爲帥又有巡院監察只合詣闕伸寃豈可便興師旅

殘毀城戍、焚藝村閭、百姓何辜受此塗炭、其首謀背叛、及打破邠寧鹽州界城堡罪人、並須分別送出、仍須是本族酋長、不特是族內平人善惡既分、邊境寧靜、即且爲容恐、待之如初、若不送罪人、猶敢嘯聚、必當大兵誅討、他目不得有詞、如蒙允許、臣等續揀擇使臣聞奏、仍望付翰林約此意撰敕書、未審會昌六年正月十一日

論鹽州屯集党項狀

右党項久爲劫盜、須示嚴刑、此者且務含容、猶可待之恩信、今者自知惡稔、朝廷將欲翦除、必恐轉不自安、更懷奸計、出師則鳥散山谷、抽兵則蟻聚塞垣、日往月來、漸成邊患、望使王釗士幹詔、及其屯集未散、速令攻討、如已退散、則須乘此兵力、驅出南山、其打破城堡及於叱利鎮屯集者、即且驅出、令於平夏放牧、不得更過山險、切須分別詳審、不得枉及無辜、務令邊塞永清、商旅無滯、冀因此舉、盡獲叛徒、未審會昌六年正月二十六日